

大卫·科波菲尔

下

狄更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下 册)

狄更斯著

董秋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大卫·科波菲尔（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74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34\frac{3}{4}$ 插页 1

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湖北第4次印刷

印数：107,001—307,000

书号 10019·742

定价 3.25 元

第三十三章

得 意

在这全部时间，我愈来愈爱朵拉了。她的影子是我在失望和痛苦中的避难所，甚至多少补偿了我在朋友方面的损失。我愈怜悯自己，或怜悯别人，我就愈在朵拉的影子里寻求慰藉。所受世界上的欺骗和苦恼愈大，高悬在世界上空的朵拉的星就愈光明、愈纯洁。关于朵拉来自什么地方，与高级事理有怎样的关系，我不相信我有过任何确定的观念；但是我十分相信，对于把她当作与任何其他少女相似的普通人类的思想，我一定怀着愤慨和轻蔑加以排斥。

我可以这样说，我被浸入朵拉里边。我不仅深陷在对她的爱中，我被完完全全浸透了。用譬喻来说，从我身上榨出来的爱情，足以淹死任何人；但是在我里里外外剩下来的还足以浸透我整个的存在。

当我回来时，我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去诺乌德作夜间的散步，并且，像我童年一个奥妙的谜，想念着朵拉“围着房子转来转去，却永远不碰房子”。我相信这奥妙的谜底是月亮。不管它是什么吧，我这朵拉的中月^①的奴隶一连围着那所房子和花园转了两个钟头，时而向栅栏缝里张望，时而用力把下

領翹過柵欄頂上生鏽的釘子，時而對窗子裡的燈光飛吻，時而怪誕地要求夜色保衛我的朵拉——我不十分知道避免什麼，我假定避免火災吧。或許避免她非常嫌惡的老鼠。

我的愛情是那麼占據我的思想，信任辟果提在我是那麼自然，一個晚間，當我又發見她在我身邊帶著那一套老工具忙着檢點我的衣櫥時，我十分委婉地把我那大秘密告訴她。辟果提非常感覺興趣，但是我一點也不能使她採取我對這問題的看法。她不顧一切地偏袒我，完全不了解我為什麼懸心，為什麼在這上頭無精打采。“那位年青的小姐得到這樣一位美貌郎君，”她說道，“會覺得心滿意足。至於她的爸，”她說道，“哎呦呦，那個男人還期望什麼！”

不過，我發見，斯本羅先生的代訴人長袍和硬領把辟果提的氣焰壓低了一點，使她對那個在我眼中一天比一天淨化的人懷有更大的敬意。我覺得，當他像靜止的海中一個小燈塔一般直挺挺地坐在法庭裡，坐在他的文件中間，似乎他周身發出一圈反射的光輝。順便提一提，當我也坐在法庭中時，我記得，我時常想，假如那些懵懂的老法官、老博士已經認識了朵拉，他們會不關心她；假如他們能與朵拉議婚，他們會不歡喜得發昏；假如朵拉的彈唱使得我發狂，那些遲鈍的人會一點也不越出常軌；我想到這情形，就覺得非常奇怪！

我看不起他們，看不起他們每一個人。心靈的花畦中冰冷的老園丁們，我對他們所有的人懷有私人的敵意。我覺得審判廳不過是一個麻木不仁的錯誤製造者。法庭並不比酒館^②更多溫

① 如云中暑，中寒，中風等。中世紀歐洲人相信月亮可以使人發狂，癡狂一詞在英文為lunatic，即有“中月”之意。

② 此字有“法庭”和“酒館”兩解。

情，更多詩意。

我怀着不小的驕傲亲自处理辟果提的事务，我証明了那遺囑，跟遗产稅局算清了帳，帶她去銀行，不久就把一切安排就緒了。为要調剂这些程序中的法律性質，我們去看海軍街一种冒汗的蜡像（我相信，这二十年来已經融掉了），去參觀林烏德小姐的展覽会（我記得那好像是一座宜于反省和懺悔的刺綉的灵庙），去游覽倫敦塔^①，去登眺聖保羅堂頂。这一切名胜充分供給辟果提在当时情形下所能享受的乐趣。我觉得，只有聖保羅堂，由于她和她那手工匠多年来的关系，成为匣盖上那圖画的对手，她認為，在某一些特点上，这教堂被那艺术品比下去了。

辟果提的事务（我們在博士院中習慣称作“常态事务”很易办，很有利），既經办妥，一天早晨我帶她去事务所交手續費。据老提菲說，斯本羅先生帶一个索取結婚証書的男人去宣誓；因为我們的地方靠近主教代理的事务所，也靠近大主教輔佐官的事务所，我知道他就要回来，就教辟果提等在那里。

在博士院中，关于遺囑事务，我們有一点点像喪事承办人；當我們必須应付服喪的当事人时，我們照習慣总多少作出悲哀的样子。依照同样的客气，我們总欢欢喜喜地接待領結婚証書的当事人。因此我对辟果提暗示說，她将發見斯本羅先生就要从巴吉斯先生去世的震惊下恢复过来了；果然他像一个新郎一般走了进来。

但是辟果提和我都沒有心情看他了，这时我們看見跟他結伴的摩德斯通先生。他的样子很少改变。他的头髮像先前一样密，当然也一样黑；他的眼神也像先前一样不可信任。

① 古昔英国幽禁囚事犯的地方。

“啊，科波菲尔？”斯本罗先生說道。“你認識这位先生吧，我相信？”

我向我那位先生淺淺地鞠了一躬，辟果提仅仅对他点了点头。他一下子遇見我們两个，一开始頗有一点狼狽；但是很快地决定了办法，走向我来。

“我希望，”他說道，“你的成績很好吧？”

“不会使你感觉兴趣，”我說道。“假如你想知道的話，很好就是啦。”

我們互相打量，他又对辟果提說話了。

“你呢，”他說道。“我見你死掉丈夫，很觉得惋惜。”

“这不是我生平第一件損失了，摩德斯通先生，”辟果提从头到脚顫抖着說道。“我但希望沒有人为这一次受責备——沒有人为这一次負責任。”

“哈！”他說道；“想起来是愉快的。你已經尽了你的責任？”

“我沒有伤損任何人的生命，”辟果提說道，“我想起来觉得愉快！沒有，摩德斯通先生，我沒有使任何可爱的人苦恼得、惊吓得早死！”

他凄慘地——我觉得，懊悔地——看了她一会；然后把头轉向我（只看我的脚，不看我的臉）說道：

“我們大致一时不会再見面了——沒有疑問，可以使我們双方都滿意，因为像这样的会見永远不会令人愉快。你从来反对我为了你的好处和改造所行使的正当威权，我不期望你現在会感念我的好意。我們两个中間有著一种不能相容的性質——”

“不是一朝一夕的了，我相信，”我插嘴道。

他笑了笑，他那黑眼睛向我投射了尽可能恶毒的一瞥。

“这种性質腐蝕了你的童心，”他說道。“这种性質減低了你

可憐的母親的生趣。你說得對。不過，我希望你會變好；我希望你會改正自己。”

說到這裏，他走進斯本羅先生的房間，因而結束了事務所外部一個角落上低聲進行的對話，然後用他那最圓滑的態度高聲說道：

“斯本羅先生這一行的人們慣於處理家庭糾紛，知道這些糾紛是何等複雜，何等困難！”他一面說，一面付了他的證書費；然後從斯本羅先生接過那折疊得整齊的證書，以及祝福他和夫人的客氣話，握了一握手，走出事務所去了。

聽了他那一番話，我用力解勸辟果提（她只為了我的緣故生氣，好人！）說，我們不便同他爭論，求她不要動怒。假如我易於說服辟果提，我也許就難於控制我自己了。她激動得那麼厲害，我情願當著斯本羅先生和那些書記的面，用親熱的擁抱（由我們舊日所受損害的記憶引起的）來加以平息了。

斯本羅先生似乎並不知道摩德斯通先生和我中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喜歡這樣，因為記起我那可憐的母親的歷史，即使在我自己胸中承認他，也是無法忍受的。假如斯本羅先生想過這問題，他似乎認為，我姨婆是我們家中在朝黨的領袖，此外還有一個由什麼人領導的反叛黨——當我們等待提菲先生算出辟果提的手續費時，至少我從他的話中得到這樣的意思。

“特洛烏德小姐，”他說道，“沒有疑問，是很堅定的，大致不會向反對派讓步。我羨慕她的品格，我可以慶賀你，科波菲爾，站在對的一方面。親屬間的爭論是很可嘆的——不過這種事極端普遍——要緊的是，站在對的一方面。”據我猜想，這是說，站在有錢的一方面。

“這总算好姻緣了吧，我相信？”斯本羅先生說道。

我解釋說，我對於這婚姻一無所知。

“當真？”他說道。“根據摩德斯通先生無意中說出來的幾句話——這是一個人在這種時候常有的情形——也根據摩德斯通小姐所暗示的意思，我應當說，這总算好姻緣了。”

“你是說有錢嗎，先生？”我問道。

“是的，”斯本羅先生說道；“我曉得有錢。也很漂亮，我聽說。”

“當真？他的新太太年青嗎？”

“剛剛成年，”斯本羅先生說道。“時間那麼迫近，我以為他們早在等待這個了。”

“上帝搭救她吧！”辟果提說道。她語氣那麼重，那麼出乎意外，使得我們三個在提菲拿進帳單來以前都很不安。

不過，老提菲不久就出現了，把帳單交斯本羅先生過目。斯本羅先生，下頷縮進領巾，輕輕地磨擦着，帶着一種反駁的神氣，復核那些項目——仿佛這都是約金士的意思——然後嘆了一口圓滑的氣，把帳單交回提菲。

“是的，”他說道，“算得不錯。完全對了。倘能照實際的開銷收費，科波菲尔，我就極端快活了，不過這是我的職業生活中一種討厭的義務，我不便顧到我自己的願望。我有一個合股人——約金士先生呵。”

當他帶着一種溫厚的惆悵（幾乎等於完全不收費了）這樣說時，我代表辟果提道了謝，把鈔票付給提菲。於是辟果提回了她的寓所，斯本羅先生和我一同去法庭。我們在法庭中依據一條巧妙的小法令（我相信這法令現在廢除了，不過我見過幾項婚約因那法令作為無效）審理一件離婚案。那法令的特色是這樣的：那個丈夫本來的名字是湯馬斯·卜雅敏，却僅用湯馬斯這名字

領取結婚證書；假如他覺得不像所期望的那么滿意時，他就隱瞞起卞雅敏來。果然他覺得不像他所期望的那么滿意，或對他的太太（可憐的人）感到一點厭倦，現時他在結婚一兩年後，由一個朋友宣告，他的名字是湯馬斯·卞雅敏，因此他完全不曾結婚。使他大為滿意，法庭承認了。

我必須說，我懷疑這判決的嚴正性，連那替一切破格行為打圓場的一斛小麥^①也不能吓住我，使我不懷疑。

但是斯本羅先生同我爭辯這問題。他說，看看世界，里边有好的，有壞的；看看教會法，里边也有好的，有壞的。這都是一種制度的一部分。很好。這是你應當知道的！

我沒有那么大胆，敢向朵拉的父亲提議，假如我們一清早起來，脫去外衣來工作，我們就可以把世界改好一點；但是我直說，我覺得我們可以改良博士院。斯本羅先生回答說，他要特別勸告我，從我的頭腦中放棄這種念頭，因為這是不合我那上等人的身分的；不過他也喜歡聽一聽，我認為博士院中有改良的余地的是什麼？

以博士院近在我們身邊的那一部分為例——因為這時我們那個人已被承認未曾結婚，我們也走出法庭，正在經過遺囑事務局——我提出，我覺得遺囑事務局是一個管理得很奇特的機關。斯本羅先生問，從何說起呢？我懷着對於他的經驗一切應有的尊敬（不過，我恐怕，懷着對於朵拉的父亲更多的尊敬）回答說，保存三整世紀來龐大的坎特布雷省所有遺留下財產的人們的原本遺囑的註冊局，竟是一所不為這目的設計的、隨便的建築物，由註冊官為了他們私人的利益租用的，既不安全，甚至沒有防火的

① 參考二十六章關於“一斛小麥”的注。

設備，其中塞滿重要文件，實際上，從屋頂到地下室，是註冊官一種圖利的所在，這些註冊官從人民取得大量費用，卻把公眾的遺囑隨隨便便地塞起，但圖便宜，不問其他，這或許有一點荒謬吧。這些註冊官每年獲利達八九千鎊（不要說助理註冊官和長年書記了），竟不肯把那筆錢用一小部分，為各階級人們（不管他們願意與否）不得不交付他們的重要文件找一個充分安全的地方，這或許有一點不合理吧。在這個大事務局里，所有大官們都是一些堂而皇之的拿干薪的腳色，而樓上又冷又暗的房間內那些不幸的工作書記卻是倫敦報酬最壞最不受重視的執行重要職務的人，這或許有一點不公道吧。那職在為不斷就訴的人民謀一切必需的便利的主任註冊官，竟利用其職位成為一個拿干薪的大腳色（同時可以作教士，兼俸者，教堂執事，等等）——而人民反被置於不便的地位，每天下午局里事忙的時候，我們就看到那種情形，我們也知道那是非常奇怪的，這或許有一點不合禮法吧。簡而言之，坎特布雷教區這個遺囑事務局大致是那麼一種有害的事業，那麼一種有毒的胡鬧行為，倘若不是它被塞進聖保羅教堂很少人知道的一角，一定早已完全被人弄得七顛八倒了。

當我談這問題談得稍稍激昂起來時，斯本羅先生微笑了，然後像他過去爭論別種問題那樣同我爭論這個問題。他說，這究竟是什麼問題呢？這是一種感覺問題。假如人民覺得他們的遺囑保存得很安全，認為這事務局沒有改良的必要，受損失的是誰呢？沒有一個人。得好處的是誰呢？所有拿干薪的人們。很好。那麼好處占了優勢。這或許不是一種完善的制度；沒有一樣東西是完善的；不過他所反對的，是夾楔子。在遺囑事務局下，國家一向是光榮的。把楔子打進遺囑事務局，國家就要失去光榮了。他認為，一個紳士的原則是照他所見的樣子接受事情；他

一点也不怀疑，遺囑事務局會度過我們這一代。我聽從了他的意見，雖然我內心懷有很大的疑問。不過，我發見他說得對；因為那個機關不僅存在到現時，十八年前的國會大報告（作得並不十分情願）也不能傷損它的毫末。所有我的責難都詳細地列入報告中。據那個報告，現存的遺囑僅等於兩年半的數量。他們以往怎樣處置這些遺囑呢；他們是否遺失了很多，或時時拿一些賣給奶油店呢；我不知道。我很高興我的遺囑不在那里，我也希望我的遺囑一時不會去那里。

我已經把這些話都寫進我這得意的一章書內，因為這是應當寫進的地方。斯本羅先生和我把這談話和散步延長下去，我們終於談到一般的問題。於是，在最後，斯本羅先生告訴我，下星期的今天是朵拉的生日，假如我肯來參加那時一個小野餐會，他就很高興了。我立刻喪魂失魄了；第二天收到一張“爸爸贊成。請勿忘記。”花邊小信箋時我變成十足的呆子；于是在一種癡迷狀態下度過那中間的時日。

在準備這幸福的大事件的中間，我相信我犯了各種可能的錯誤。當我記起我那時買的領巾時，我就面紅耳赤了。我的靴子可以列入任何刑具門類中。我買了一個精巧的小藤籃，交前一晚的諾烏德腳車帶去。我覺得這個小藤籃自身幾乎是一篇宣言。藤籃里裝有用錢買得到的最熱情的題句的餅干。在早晨六點鐘，我就到可芬花園市場為朵拉買了一個花球。在十點鐘，我騎在馬背上，（我特為這約會雇了一匹駿偉的灰馬）把花球放在帽子里，以保持其新鮮，跑向諾烏德去了。

我猜，當我看見朵拉在花園里、我裝作不看見她、裝作急于尋找住宅一般騎過去時，我犯了別的青年男子在我這情形下一定犯的（因為我覺得非常自然）兩樁小蠢事。噯，但是當我真找

到那住宅、真在花园門前下了馬、拖着那双殘忍的靴子、走过坐有朵拉的草地时，紫丁香树下花园坐具上的她，在那美丽的早晨，在那些蝴蝶中間，戴着一頂白木片帽子，穿着一身天藍色的衣服，是何等的奇觀哪！

有一个年青的小姐同她在一起——年紀比較大——我应当說，差不多二十岁。她的名字是密尔斯，朵拉叫她朱丽亚。她是朵拉的心腹。幸福的密尔斯小姐！

吉普在那里，吉普一定又要对我叫了。当我呈献花球时，它嫉妒得咬牙切齿。它当然要那样啦。假如它知道一丁点我怎样崇拜它的女主人，它当然要那样啦！

“噯，謝謝你，科波菲尔先生！多么可爱的花兒呀！”朵拉說道。

我本来有意說（曾經一連三哩路想那最好的詞句），在我看見这些花兒那么接近她以前，我就觉得花兒美了。但是我說不出口。她是太使人手足無措了。見她把花兒按在她那小小的帶酒渦的下頷上，就在一种軟綿綿的陶醉中失去所有的鎮定和語言力。我奇怪我不會說，“杀死我吧，密尔斯小姐，假如你有一颗同情心。讓我死在这里吧！”

于是朵拉把我的花拿給吉普嗅。于是吉普怒嗥，不肯嗅。于是朵拉笑了，把花更挨近吉普，強要它嗅。于是吉普用牙捉住一点天竺葵花，咬里边的假想的貓兒。于是朵拉打它，嘔起嘴来，說道，“我那可怜的美丽的花兒呦！”我觉得，她的話中充滿了怜惜，仿佛吉普咬住的是我一般。我但願它咬住的是我呢！

“你一定非常高兴知道，科波菲尔先生，”朵拉說道，“那个討厭的摩德斯通小姐不在这里。她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至少有三个星期不在。这不令人开心嗎？”

我說，我相信，她一定覺得開心，凡使她開心的事我都覺得開心。密爾斯小姐含着非凡的智慧和慈悲的神氣向我們微笑。

“她是我生平見過的最討厭的東西，”朵拉說道。“你不能相信，她是多么壞脾氣，多么使人憎惡，朱麗亞。”

“是的，我能，我的親愛的！”朱麗亞說道。

“你能，或許，親愛的，”朵拉把手放在朱麗亞的手上說道。“原諒我一开始未把你除外吧，我的親愛的。”

我从这上头知道，密爾斯小姐在一种变幻的生活过程中经历过憂患；我或許可以把我已經注意到的聰明的仁慈態度歸于此。在那一天的過程中，我發見那情節是这样的：密爾斯小姐曾因所愛非人感受痛苦，據說早就懷着她那可怕的大量經驗退隱，但是依然對青年人未受挫折的希望和愛情抱有一種平靜的興趣。

這時斯本羅先生走出住宅，朵拉走到他跟前，說道，“看，爸爸，多美麗的花兒！”於是密爾斯小姐沉思地微笑，似乎她要說，“你們這些蜉蝣們在一生的光明的早晨享受你們這短短的存在吧！”於是我們全從草地走向已經預備好的馬車。

我再也不會有這樣一次騎行了。我從來不曾有過另外一次。馬車里只有那三個，他們的籃子，我的籃子，六弦琴匣；當然，馬車是敞口的，我在車後騎行，朵拉背向着馬，眼看着我坐在那裡。她把花球放在靠枕上挨近她的地方，完全不准吉普坐在那一邊，因為怕它揉壞它。她時時把花球拿在手里，時時用它的香氣來提一提神。在那種時候，我們的眼神時常相遇；最使我驚奇的是，我不曾越過我那駿偉的灰馬的头，跌進馬車里去。

有灰塵，我相信。有大量的灰塵，我相信。我朦朦朧朧地記得，斯本羅先生為了我在灰塵里騎馬曾經規勸過我；但是我一點

也不知道。我只覺出朵拉周圍有一層柔和美的霧，再也覺不出別的。他有时站起来，問我風景如何。我說，風景是愉快的，我也相信，風景是愉快的；不过，我覺得那都是朵拉。太陽照的是朵拉，鳥唱的是朵拉。南風吹的是朵拉，籬笆的野花都是朵拉，每一个花蕊都是。我的安慰是，密尔斯小姐懂得我。只有密尔斯小姐可以徹底体会我的感情。

我不知道我們走了多久，直到現在，我依然不大知道我們到的是什麼地方。或許挨近吉尔佛。或許一个“天方夜談”里的术士专为那一天开拓出那个地方，當我們离开时就把它永远關閉起来。那是一个小山上的一片草地，鋪有柔軟的草泥。那里有多陰的树，有石南，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丰富的風景。

發見有人在这里等待我們是一种恼人的事，我的妒心（連女人們也妒在內）是沒有限度的。但是所有与我同性別的人們——特別是一个比我年长三四岁、生有一部紅鬍子的騙子，他靠了他的鬍子摆出一种令人無法忍受的驕傲态度——都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們都揭開我們的籃子，从事預備晚餐。紅鬍子自称能作撒辣^①（我不相信），硬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有一些年青的小姐为他洗莧苣，在他的指导下切成片。朵拉就是其中之一。我覺得命中注定我要跟这个人决斗，我們中間必須有一个失敗。

紅鬍子一面作撒辣（我奇怪他們怎么能吃这东西。什麼也不能使我碰一碰它！）一面自荐管理酒庫。因为他是一个巧妙的畜生，他把那个酒庫設置在一株树干的洞穴中。随后我見他，碟子里盛着大半个龙虾，在朵拉脚边吃晚餐了！

① 用生菜、莧苣、油、盐、醋、椒等調制的冷食。

自从那个可恶的东西出现在我眼中以后，有一段时间，对于经过的情形，我只有—种不清楚的观念。我是很高兴的，我知道；不过那是虚伪的高兴。我粘住一个穿红的小眼睛的小东西，拼命同她调情。她曲意接受我的殷勤；不过那完全是由于我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她在红鬃子身上有什么图谋呢，我不能说。大家为朵拉干杯。当我为她干杯时，我装出为那缘故中止谈话的样子，随后立即恢复了谈话。当我向朵拉鞠躬时，我触到她的眼神，我觉得那眼神含有祈求的神气。可是那眼神从红鬃子的头上看我，于是我心如铁石了。

那个穿红的小东西有一个穿绿的母亲；我觉得后者由于策略的动机分开我们。不过，当收拾晚餐的残余时，大家都散开了；我独自怀着愤恨的懊悔的心情在树林子里游行。我躊躇应否借口身体不舒服、骑着我那匹骏伟的灰马飞走——我不知道飞去什么地方——这时朵拉和密尔斯小姐与我碰在一道。

“科波菲尔先生，”密尔斯小姐说道，“你不高兴呢。”

我向她道了歉。一点也没有。

“还有朵拉，”密尔斯小姐说道，“你不高兴呢。”

噢，不！半点也没有。

“科波菲尔先生和朵拉，”密尔斯小姐几乎带着一种老成可敬的神气说道。“不要这样了。不要让小小的误会使春天的花儿枯萎。春天的花儿，发了芽，又枯萎，就不能再开了。我是，”密尔斯小姐说道，“根据过去经验——遥远的不可挽回的过去经验——说的。在太阳中闪光的喷泉，不应当仅仅为了三心两意加以阻塞；撒哈拉沙漠中的沃壤，不应当加以懒懒地耕耘。”

我通身发烧到那样非常的程度，我无从知道我干了什么；我只是知道，我握起朵拉的小手来吻——她也让我吻！我吻密尔

斯小姐的手；我覺得，我們大家似乎一直進入了第七層天^①。

我們不再下來了，我們整晚留在那里。一開始我們就離開大家，在樹林子里走來走去；我挽着朵拉的羞怯的胳膊；天知道，這雖然都是愚蠢，不過若能永遠懷有那種愚蠢的感情，永遠迷失在樹林子里，一定是一種幸運哪！

可惜，過得太快了，我們聽見別人在笑，在談話，在喊“朵拉在哪里！”於是我們走回去，他們要朵拉唱歌。紅鬍子要去馬車上拿琴匣，但是朵拉對他說，除了我以外，沒有人知道琴匣在什麼地方。於是紅鬍子一下子就完蛋了；于是我拿琴匣，我開琴匣，我拿出琴來，我坐在她旁邊，我拿住她的手巾和手套，我玩味她那可愛的聲音的每一個字音，她唱給愛她的我听，別人都可以隨意喝采，不過他們是毫不相干的！

我歡喜得沈醉了。我怕太快活了，不會是真的；我怕我會在布京漢街忽然醒來，聽見克魯普太太叮當着茶杯預備早餐。但是朵拉唱歌，別的人們唱歌，密爾斯小姐也唱歌——關於記憶洞中沈睡的回聲；仿佛她有一百歲大的年紀——於是晚間來了；於是我們像吉卜賽人一般煮茶，喝茶；我像先前一樣快活。

散會以後，別的人們，失敗了的紅鬍子等等，分作幾條路回去，我們也在靜寂的晚間和暗下去的夕照中，在周圍騰起的香氣中，走我們的路，這時我比先前更快活了。斯本羅先生喝過香檳以後有一點睡意——向長葡萄的土地敬禮，向作酒的葡萄敬禮，向使葡萄成熟的太陽敬禮，向釀酒的商人敬禮！——就在馬車的一角沈沈睡去，我於是騎到旁邊跟朵拉談話了。她稱贊我的馬，拍它——噯，那只小手在馬身上顯得多可愛！——她的披巾不

^① 希伯來神秘哲學家相信，天有七層，一層比一層幸福，第七層為上帝及最高級天使所居。